

在机关待了二十多年，人生平铺直叙到过中年，很想抓住青春的尾巴，找一点悸动。想看看自己新的环境里，是否还有激情。就想到了搞民宿。那些在公众号里，穿着棉麻长裙，编起麻花辫，或在绿植环绕的阳台喝咖啡，或在花园里踟躇，霸道总裁做得，秋水美人做得，时尚辣妈做得。做民宿主人，非常符合文艺中年唯美又辽阔的梦想。谁说中年女人不能追梦？何况我有老房子在青山郭外斜的莫干山脚。

如果说房子改建是劳碌和辛苦的，开张营业，才是修炼身心的开始。

接的第一拨包栋客人是90后，网上订的，说好自助烧烤。我一听自嗨，很开心，来了给房钥匙，退房了做做清洁就可。那天男男女女十个人，三四辆车呼啸而来。车一停，开始卸货。啤酒、红酒一箱箱，各种冷藏海鲜的泡沫盒，蔬菜水果，还有一袋袋零食，顷刻就将厨房的冰箱塞了个满。一位戴耳钉的男孩说，姐姐，你家有音响吧，晚上我们要轰趴。又一位女孩道，姐姐，先找个人帮我们把炭生起来，我们都不会啊。

联动老妈一起，好不容易将炭火点着，那边的90后已一个个在喊饿死了。烤吧。总算可以坐下来歇口气。那边又在微信上喊，姐姐，有没有烧烤酱、孜然粉啊，我们忘记买了，还有锡纸。哦哦哦。

将吧台的蓝牙音箱搬到泳池边，音量开得震天动地。他们有几个抱着游泳圈在水里漂着，有几个边烧烤边喝酒，嬉闹声如水花热烈泼溅。孩子们就像逃出笼子的小兽，回到大自然怀里，恣肆狂欢。我叹了口气。好在我家独门独院，若有四邻，还不得报警。

迷迷糊糊，听到微信响已半夜。那边说，我们吃好了，可以收拾了。当我走进包栋的楼，惊呆了，一百来平方米的大厅犹如夜宵城，配盘狼藉，地上都是餐巾纸、竹签，垃圾到处，根本迈不开腿。连忙喊起家人，全家总动员，足足收拾了两个小时，才算完事。

第二天90后们不及吃早饭，说要去安吉漂流，就嘻嘻哈哈出门了。大概中午时，接到微信，说姐姐，我们好几个人肚子不舒服，能不能帮我们做点清淡的饭菜。好在院后有我爸种的蔬菜，丝瓜毛豆小白菜摘了好些，还熬了米粥。

回来时，生龙活虎的一拨人，如蔫了的茄子。安顿他们吃了晚餐，又熬了红糖姜茶一份额送去房间。半夜，还是被一个大男孩的电话叫醒，说有女孩呕吐了。这边急忙搞卫生，那厢，老公将女儿马上去送医院。一夜未眠。要退房回去了，出乎意料，这拨90后，居然将垃圾带下了楼，还将余下的食材都留给了我们。说这几天麻烦姐姐了，下次我们还会再来。并在网上，给了我们五星。我似乎明白了，民宿取胜的密钥，并非在营造诗情画意，而是主人将温馨和暖意传递到每一个需要的角落，最大限度拓展人格魅力。

五星，应该是双方的。让鲁莽的被服务者，变得有教养懂感恩；而未经历过风浪的服务者，锻炼成为能渡过生活中惊涛骇浪的人。

天空渐渐黯淡下来，飞机穿过云层，越飞越低。在朦胧中看见山峦、河流、道路……待到天色全暗，飞临上海夜空，从飞机舷窗向下望去，大地一片辉煌。上海，我的家园，都市的街灯、路灯、桥灯、楼灯、车灯，映出大地夜晚的金光。这是迎接游子归家的照明灯，也是无数次萦绕我梦乡的家园彩灯。

不知为什么，无论是年轻时海外出差，还是退休后出国旅行，总是归心似箭。归途中的转机转车都是为了赶路回家。从机场出来，地面的万家灯火，总让我涌起温馨的感觉：到了上海，就到家了。游子归来，第一个想见到的就是亲情环绕的家。赶路，为了回家。

没有离家，就没有回家。家是什么，家在哪里？

上大学时，暑期放假回家，像离巢的小鸟回窝，酷暑严热，风雨无阻。回到父母家，吃上妈妈烧的菜，喝到爸爸泡的茶。记得有年从郑州上车，硬座车厢里有对年轻夫妇抱着一个七八个月大的宝宝，灰头垢面地坐在我对面。他们是上海知青，从新疆建设兵团回沪探亲。快到上海站，女的把宝宝交给丈夫，自己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件干净漂亮的短袖上衣换上，然后边梳头边说：“坐这趟火车，走了快一星期啦。”男的兴奋地点着宝宝鼻尖逗笑：“到家喽，到家喽，到家就有好吃的喽。”

人到中年，我们早已成家立业。有了私家车，可以和家人一起驾车跨过长江，去探望年迈的父母。逢年过节，人在旅途，继续赶路回家。那年，国庆节和中秋节赶一块儿，国家首次开放假日高速公路

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离我退休还有八个月，我烫了一个非常失败的发型。

便宜。没有烫前护理和烫后护理，毛躁又焦黄。简单粗暴，上杠子涂药水，一洗，带着味儿，走人。

不能刷绿漆，装嫩披着了，披了像拿着烟斗的爱因斯坦。只能梳成个髻子，绾在脑后，倒也符合我“李娘半老”的年龄和身份。

头发是顶上少，脖梗子上多的，脸型非瓜子脸，还倔强地顶着两个旋儿，想象短发有多吓人？据说，女性特征不明显，无凸凹有致身材的，绝对不能短发，否则难分男女。所以，很少动剪短的念头。看这草样的烫发，就想，退休回家，第一件事，先来个不分男女。

挺期待的。最近常常期待退休后阳光灿烂的日子。财务没有自由的情况下，如果时间能够自由支配，也算是一种福气。躺床上，想海南椰风，也想东北冰雕，盼驾车漫游，也盼乡下种地。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没有天真地以为退隐，会比现在好。

没有工作诸项的纠结，没有世事纷争的郁闷，不用为脾气好坏，接人待物是否圆润而内疚，也不用为事业拼搏得不够努力而羞愧。内心还是比较淡定的。因

老伴是个猫婆婆。每逢报社给我寄来稿费，婆婆就照例不做午饭了，带好马甲袋拉我同去邮局。一块“豆腐干”小文换得几枚沽酒的铜板，要用马甲袋去装？甚而要两个人去拎？当然不。从邮局出来，钞票不入衣兜就被送进隔壁的振鼎鸡店。两人边吃边扫视周围，把其他食客剩盘的鸡肉统统撵进马甲袋。婆婆笑着掂了掂，够流浪猫们吃几顿。多年前，婆婆领养了一只叫嘉利的土公猫，皮得天翻地覆，仍视若宝贝。

安顿好家里的大猫小猫，婆婆又去楼下忙。听见婆婆的声音，流浪猫们就会从四处跑拢来迎接，她撒下猫粮或餐厨余味，让“小白脚”啊，“三花”啊这些老实胆小的先吃。为防“灰老虎”恃强凌弱，婆婆就站着督察，这厮便乖乖地蹲在“候补席”上。“小黄”和婆婆最亲热，它曾经因为误解而咬伤过婆婆，后来晓得婆婆爱它，总在婆婆脚边蹭啊蹭，要婆婆抚摸几下才肯吃饭，婆婆回家它要送到楼道口，婆婆讲乖困，它喵喵呜呜。有邻居会送来多余

熟料三年后又救来一只流浪猫。那个重阳节，婆婆买菜，一相识的鱼贩在身后追喊：董恒甫学校门口有只小猫快死了，知道婆婆怜猫，您去看看吧！小猫约两个月大，身上裹满垃圾，细细哀叫奄奄一息。婆婆抱了声作孽，抱了小猫回家。上网查来配方，用橄榄油加面粉清洗它身上的黏胶，结成块的地方就只好剪毛，再给受伤的前爪敷药片上木板。小家伙知恩，喂奶时拼命舔人的手。婆婆搂着告别苦海的小猫，给它取了个双关的名字：重阳。

安顿好家里的大猫小猫，婆婆又去楼下忙。听见婆婆的声音，流浪猫们就会从四处跑拢来迎接，她撒下猫粮或餐厨余味，让“小白脚”啊，“三花”啊这些老实胆小的先吃。为防“灰老虎”恃强凌弱，婆婆就站着督察，这厮便乖乖地蹲在“候补席”上。“小黄”和婆婆最亲热，它曾经因为误解而咬伤过婆婆，后来晓得婆婆爱它，总在婆婆脚边蹭啊蹭，要婆婆抚摸几下才肯吃饭，婆婆回家它要送到楼道口，婆婆讲乖困，它喵喵呜呜。有邻居会送来多余

“班里同学中跳最多的是几次啊？”“32次。”孙子应声答道。孙子从幼儿园中班升入大班后，老师倡导学跳绳活动。这简单易行、随时可做的有氧运动，获得孩子们的喜欢。儿媳从网上购买了三根绳子。下午我接放学的孙子回他家，选择小区软硬适中的地面，我先示范跳几遍，接着让他学。

当然，让平时缺乏活动的六岁孩子，双脚同时跳起，配合双手挥动绳子，手脚有节奏地协调动作，并非易事，他始终没有连续跳绳超过5次。跳了约十分钟，气喘吁吁，脸蛋红红的，弯下了腰。

我看在眼里，怜悯之情油然而生。这孩子自幼体质不佳，时不时咳嗽感冒，跑医院是常事。我请教儿童保健方面的专家教授，认为适度的活动锻炼是增强体质的必要之举。是啊，早在托儿所时，老

为我知道，人，活着，永远摆脱不了各种矛盾。听说过，有人上班时撑着，虽然辛苦，但嘛事没有。刚回家，查出癌了。不敢想。

10月底，双11闹得风生水起，红包与送礼齐飞。我自岿然不动，东西太多。尽管，仍然是穷人一枚。家，柜子一拉，破衣衫衫往下掉，鞋子得几个架子来摆？80

来平方米，已经塞得太满。想，人，真需要如此多杂货吗？所以，如今我出门，一定带点东西出来，哪怕是一本旧杂志，或者一袋烂菜叶，扔点，仿佛U盘的格式化。

曾经迷上断、舍、离。也用清理、整顿、清扫、清洁、安全、素养6S理念来管理生活。常常想，无论如何，退休回家的那一天。来个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重新开始的第一步，是头脑和思想清零。仿佛，手机的恢复出厂设置，又仿佛U盘的格式化。

又想到这鸡窝似的毛发。四十岁，说剪了吧，三千烦恼丝，毛发长，见识短。五十岁，说剪了吧，都被老公否掉。他说，喜欢长发飘飘。有点，待你长发及腰，娶我如何的意思。

暗自想，退休回家，第一件事，先理个板寸，他坚持，就再蓄，但不带着这堆旧的草。清零后，再出发。

取意：从头开始，不理旧事。

的小鱼干小肉肠，让婆婆给流浪猫调调口味，甚至有人拎了一条大死鱼上门，请婆婆帮流浪猫加加工……婆婆乐意照顾流浪猫，容不得别人歧视它们。有天邻居阿姨说起小区里的野猫怎样怎样，婆婆马上纠正：流浪猫，对方没感觉，还是野猫野猫如何如何，婆婆再次纠正：是流浪猫！回到家里，婆婆仍然耿耿于怀：难道她可以说流浪者是野人吗？

几度秋冬去，几番春夏来，流浪猫换了一批又一批，唯见婆婆的身影依旧起伏在晨光里夕阳边。

师给每位家长发宣传单，希望“多带孩子户外活动”。可现实是，在年轻父母普遍焦虑、“鸡汤加忽悠式”培训班泛滥、对孩子期望过高的社会大漩涡中，孙子也卷了进去，钢琴、围棋、英语、画画，四门培训课齐头并进，以静为主，独独留下提高体能素质培训的空白。这利与弊，得与

失，或许若干年后会有一个交代。放假寒假了，同往年一样，征得儿媳同意，我和老伴携孙子去暖冬之地厦门度假半个月，这 return 入住宿，做饭方便。临行前，我往行李箱里塞了一根跳绳。安顿后，带孙子去小区花园走走，他惊奇地看到几位小哥哥、小姐姐在跳绳，每回能熟练地跳100次以上。一了解，是

从5个到37个

李南祥

养

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，我想起

了童年春游那些有趣的事。

去长风公园，那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，这消息使我整整兴奋了一个多星期。

我们是自带干粮步行去的。行进在苏州河畔，我们尽情唱着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等革命歌曲，一路走，一路唱。

铁臂山是我童年爬的第一座山。班主任曹老师一声令下，全班一拥而上比谁先登顶。一时间，石阶上尽是爬山的同学。我心生一计，抄小路爬坡。落叶、树杈、碎石、荆棘充斥山坡，凹凸凸凸的，几块突兀的石头差点把我绊倒。我气喘吁吁，渐渐体力有些不支了，回头一看，后面竟然有同学紧跟着我，眼看要追上了。我忙脱下外衣，手脚并用一鼓作气地冲去，终于第一个到达顶峰，累得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喘着粗气，欣赏着银锄湖的美丽景色。后面登顶的同学知道我从陡峭野坡上爬上来的，都问我

不怕滚下山去啊，我笑着说，怕就不爬坡了。

“勇敢者的道路”是男生必去的地方。这里有十几道障碍：路战壕、攻碉堡、走独木桥、钻铁丝网、翻障碍墙等，惊险、刺激、有趣，我几乎把每个项目玩了一遍。

独木桥是一根圆木，离地约一米高，滑溜溜，湿答答。我走上独木桥，伸直着手臂，尽量让身体平衡。有同学却在后面猛蹬了一下，我心里一慌，摔了下来。幸好下面全是黄沙，可我啃了一嘴的黄沙。

钻铁丝网时，我生怕铁刺勾破了衣服，就脱去了上衣，赤着腓往里爬。眼看要爬到头了，屁股一擦，背上被铁刺拉了一下，一阵钻心的痛袭来。我咬了咬牙，匍匐着爬出了铁丝网。有同学告诉我背上有一道长长的红

血印，我顾不上痛，穿上衣服，又爬上了木板叠成的高高的障碍墙，骑在墙上一个劲地欢呼。

走完了勇敢者的道路，我们似乎人人都是勇敢者了，却个个灰头土脸的，划伤、挫伤与跌伤的不少。

午饭前，曹老师把我们集中在大草坪上，给我们讲起了长风公园的来历。“长风”是取自于古诗“愿乘长风破万里浪”而来，还有银锄湖、铁臂山都来源于毛主席的诗“天连五岭银锄湖，地动三河铁臂摇”，还让我们把这三句诗背出来，回家还要写一篇《春游的一天》作文。说完，大家在草坪上摊开塑料布，有人啃起了大饼油条，有人吃着面包、青团，也有人咬着花卷馒头，更有人带了铝饭盒，扒起了蛋炒饭。我带的是粮店里买的一角钱、壹角两票的油光纸包着的长方面包，可在半路上就被我啃掉了，只好远离同学在湖边玩。曹老师过来问我怎么不吃，我只好如实说了。曹老师瞪了我一眼，二话不说，就把她手上的面包塞给了我，转身走了。我狼吞虎咽啃了起来。

“上船啦！”我在码头边尖叫着，早已相约的都是弄堂里玩得最好的小伙伴，还有班级里两个漂亮的女生。怕我“恶作剧”，他们让我最后一个上船。轮到我时，我一跃而上，弄得小木船一阵摇晃，惊得女生大叫，引来一片笑声。我们划的是双桨船，我抢着划桨，用力过猛，划出的水将女生的衣服打湿了不算，还脱手让木桨掉进了湖里，急得我扒着船帮，探出身子去捞，不但没捡到，还差点掉进湖里。幸好同学的船划过，帮我捞了起来。调皮的我一刻不停。船到湖中心后，我站了起来，使劲晃船，惊得同船的人都叫“救命”，继而一拥而上，将我按倒在船舱里。我动弹不得，一番求饶他们才放手。我这才坐定欣赏起波光粼粼的银锄湖，远眺还能看见铁臂山，其乐融融……

这样的童趣、野趣，现在的孩子还能有么？

弄堂旧趣录

七夕会

厦门地区一、二年级同学，同在一小区。孙子来劲了，接同一小姐姐递来的绳子，试着跳几下，数到个位就跳不下去了。姐姐告诉他：“挥动绳子要用手腕，手臂动作不要大，身体要直。”掌握了要领，孙子慢慢地有进步了。跳绳成了必修课，每天午睡后或晚间，一次次地学，从个位数，到能跳十几次、二十几次，最后到了37次。他奶奶把孙子跳绳视频发出去，获得了爸爸妈妈、外公的点赞。

那天，在小区花园，一父亲拿手机定时3分钟，让小学二年级儿子快速跳绳，最后一秒，定时在349次。孙子瞪大眼睛问：“你们同学最多跳几次？”“400次不到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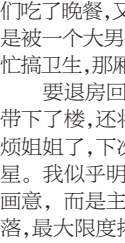
“什么时候我也能跳这么多？”孙子自言自语。“只要你坚持，一定能做到！”我鼓励他。

# 『九〇后』来民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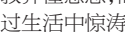
王征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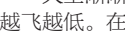
王征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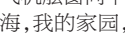
王征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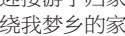
王征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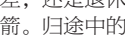
王征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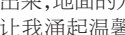
王征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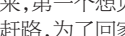
王征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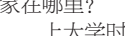
王征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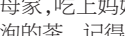
王征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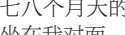
王征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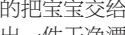
王征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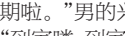
王征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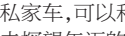
王征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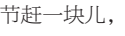
王征宇



王征宇



王征宇



王征宇